

# 惬意元宵节

■金伟忠

每年“元宵节”，对于我们高速公路行业工作人员而言，既是一个与家人、与同事团圆的日子，也是一个在岗为司乘服务、为前途奋进的日子。收费站驻地和收费现场悬挂着的红灯笼，一片通红亮起来的时候，我才恍然想起——又是一个正月十五了。

灯火辉煌的收费现场，车道里依旧是车水马龙的景象。在收费的间隙，我看见挂在天棚顶上的一轮圆月，白蒙蒙亮晶晶的，被那成排的红灯笼衬托得格外耀眼。附近村庄零星的炮仗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却也增添了节日的喜悦。

此刻，不由让我想起儿时的元宵节。母亲搓汤圆的时候，我们姊妹三人总爱趴在灶台边，趁母亲不注意，伸手捏一坨揉搓好的湿糯米面，躲在隔壁厢房里捏成小兔子、小鸭子，搁窗台上晾着。等到元宵节晚上汤圆下锅时，那几只面捏的小玩意儿也定型了，我们始终舍不得扔掉，摆在窗台或书桌上炫耀许久。那个时候嘴馋，母亲刚把汤圆和米酒倒进沸水，我们便踮着脚看，盼着早点吃到这烫嘴的美食。母亲用菜篱一边在锅里翻动着汤圆，一边和蔼地冲我们说：“小馋猫不要急，汤圆还没煮熟，吃坏了肚子会疼的！”我却早捞了一个，囫圇吞下，烫得直哈气，甜糯的馅儿夹杂着米酒的香味，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

走上工作岗位后，那样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夜里九点刚过，收费现场的车流渐渐稀少。一辆长途大货车缓缓驶入收费车道，车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我们微笑着把一碗热乎乎的汤圆递到司机手上，送上节日的祝福。司机笑着冲我们道了声：“元宵节同乐，你们辛苦了！”我们怔了一瞬间，也笑着回应了他的关爱。大货车消失在夜色里，尾灯拉成两道长长的红线，驰向远方。

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明白了那些年母亲不让我吃生汤圆的良苦用心，明白了汉武帝传说里宫女元宵盼着与家人团圆的眼泪，明白了天帝女儿偷偷给人间递话时的那份不忍。元宵节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父母盼团圆、游子赶路的时候。此时此刻，守在收费站的我们便是那递话的人，在长夜与黎明之间，在远方与家之间，递出一句祝福、一个平安的手势。

半夜时分，食堂大姐端来一锅煮好的汤圆。白瓷碗里浮着六个汤圆，寓意六六大顺，米酒漂浮在上面。我们捧着碗坐在窗前，热气扑在脸上，蒙住了收费亭的玻璃。隔着那层薄薄的白雾望出去，收费广场静下来了，只有红灯笼在风里轻轻摆动，把柔和的光一圈一圈荡开。吃一个汤圆在嘴里，糯的、甜的、滚热的，瞬间暖和了全身，让我们暂时忘记了夜的漫长。

当我把最后一口米酒喝完，月亮已升得老高。下一班岗的同事来交接时，我打开收费亭的小门，夜风灌进来，带着初融的雪水气息，潮润、软绵，格外亲切。附近山野间的桃花正在含苞待放，大地上的万物蠢蠢欲动，拱土冒出新绿，这是春天即将到来的前兆。



# 惊蛰

■芳草

如果，风声不止  
雷在云层深处辗转  
不要惊动冻土下  
那些正在构思春天的根须

蛰虫与春日有约  
在第一声惊雷中翻身  
原来，冬眠的长梦  
是在等待解冻时序的密码

那些细碎的裂响  
不是风，是生命在破壳  
蚯蚓，推开旧地图  
爬出第一道湿润的轨迹

太阳，忽然偏头  
吻向北方檐下的冰凌  
有人在擦拭犁铧  
而种子仍攥紧拳头在等待

等待，雷声滚过暗夜  
雨水浇灌诺言  
所有蛰伏的魂灵  
都收到，破土而出的暗示

惊蛰至，万物生  
连水纹也泛动起青绿  
要拔节的人呵  
请记住脚下泥土的温度

根须向下，探入冷冽记忆  
芽尖向上，追逐光  
穿过料峭与迟疑  
在燕子剪开的晨色里起身

直到胸腔里滚过  
三匝彻骨的雷  
而后在路口，长成树  
长成年轮里镌刻的春痕

# 春天的那抹野荠菜

■崔伟



了。小时候总会在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跑到房前屋后的田地里去找父母。那时候，哪有闲工夫专门去认识野荠菜啊，它不过是填饱肚子的诸多野菜的一种罢了。

我本想开车带着姐姐和外甥一起去，她却说还是走过去吧，不远，正好可以感受春天的气息。

广阔的田地里，间或种着一片片油菜。这些田地不能踩，小时候踩了，为此挨了不少臭骂。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在田埂边寻觅。还是姐姐眼尖，突然发现了几棵，赶紧挖了放进提篮里。我接过来仔细端详——原来它长这样！这一下，我自以为认得了，边走边采，还得时刻提防小外甥踩到别人的庄稼。

忽然，我也发现了几棵“荠菜”，惊喜之余赶紧挖起来。正在得意，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赶紧喊来姐姐辨认。她拿起看了看，告诉我这个只是长得像，能不能食用都不一定。听到这个回答，我有些失落。

又走过几块陡峭的田地，才陆

续发现几棵。我有些不耐烦，怪姐姐带错了路。外甥倒玩得很开心，用小刀割着他认识的野油菜。我劝姐姐去前面那块大平地找找。刚走到那儿，就看到一片开着白色小花的荠菜，我叫了起来：“终于找到了！”招呼姐姐赶紧来挖。她虽然近视，体力也不如我，但挖起野菜来手脚麻利。轮到我挖时，却不知从何下手——荠菜和其他野菜长在一起，极难分辨。我掏出手机，一棵一棵地智能识别：野辣菜、苦菜、蒲公英……还有一种好看又不起眼的小花，叫阿拉伯婆婆纳。我很开心，不仅认识了野荠菜，还认识了它的伙伴们。

辛勤劳作之后，我们收获了两提篮野荠菜。姐姐说，荠菜一开花就老了，不好吃了。听到这话，我突然陷入沉思，于是停下手中的活儿，在田野里漫步。

微风拂面，身心舒畅。抬头远眺，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息，静谧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向远方。绝大多数植物都是春天发芽、夏天开

花、秋天结籽、冬天枯萎，野荠菜却不同——你很难轻易找到它的踪迹，它从不扎堆，长得矮小，颜色也不鲜艳，混杂在其它植物里，过于不起眼。它在冬天反而长得鲜活，一到春天便开花结籽，短暂而美好。它总是默默扎根，不争不艳，寂然地生长在平凡的土地上。

春天的野荠菜，是所有野菜里我最喜欢的。城里的饺子店，荠菜馅的价格也是最贵的之一。它是冬末春初，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最佳馈赠。即便不认识它，品尝那饱经风霜的滋味，也足以让人回味。它不会因为人们的喜好，而乱了生长的节奏。它向阳而生，却不偏爱沃土。它的叶、花、气味都不显眼，但它的味道，它傲然冬雪的风骨，却是大自然中最动人的风景。

春天的那一抹野荠菜，活出了扎实，活出了风采，更活出了意义。

如果你认识它，就可以慧眼识别；如果你品尝它，就可以独享佳肴；如果你懂得它，就可以漫步人生。